

继《钢铁年代》《老农民》后，高满堂三度携手陈宝国冯远征，共塑《老中医》

花团锦簇外，总有忧患时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台之前，端坐席位上的高满堂声色未动。近一个半小时，他眼前展开的是好一派活色生香：都市剧、时尚剧、职场剧、爱情剧、IP剧，生活光影斑斓，闪耀在新杀青、新开机的电视剧里。直到推片的最后，大屏幕上调一沉，“老中医”三字笔锋遒劲，跟屏幕上方的几个名字——编剧高满堂，导演毛卫宁，主演陈宝国、冯远征等一样，不饰繁华却自有力量。

国家一级编剧高满堂就在这样的端庄气氛里登场：“我看到那么多爱情啊、绚丽的生活啊，真是美好。可我想，除了花团锦簇，总还得有些生活的忧患、一丝忧患。还有一些我们戏剧上应该解决的个体和世界相处的矛盾与艺术。即使是年轻人，当歌唱爱情、向往绚烂世界的时候，脚下还有奶粉尿布、职业上升的烦恼，遑论他们的父兄一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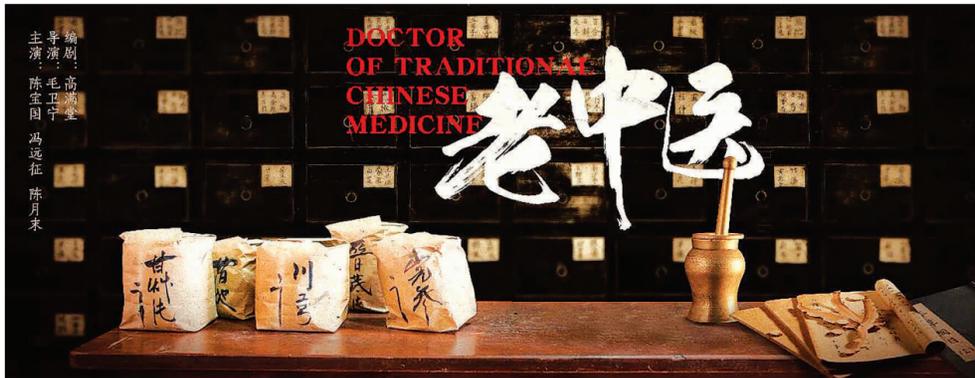
昨天，高满堂现身上海。由他执笔的新剧《老中医》已确定由尚世影业出品。该剧聚焦1925年至1945年的海上杏林，讲述陈宝国饰演的中医妙手在黄浦江畔打拼、沉浮的20载风云。

不惧“老”，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人境界自然开

结束推介会，转场做专访，高满堂冲着自己边助手小声嘟囔：“我们还是个异数吧。”是啊，市场在痴迷新人类、新事物、新表达，高满堂偏就是个安于一隅，在市场喧嚣难闻的地方执着于“老”的人。

“有朋友劝我，中医已算个老派事物，你还加个‘老’字，简直是自己向观众说再见。”话音未落，他扫了眼记者：“哦对，这话耳熟。当初拍《老农民》时，一样的善意规劝几乎一字不差。不过别急，老农民、老中医，我还有一‘老’正在策划。”

事实上，哪怕网络流传这样的论调“90后接管如今的影视剧市场”，哪怕身边的环境变成80%的影视作品都是在为年轻人服务，但高满堂30多年来偏就一条道走到黑，《闯关东》《钢铁年代》《老农民》《老中医》，直到现在的《老中医》，几乎是“从10%的市场切口挑战剩余的九成同行”。“我不认为青春偶像与正剧就是二元对立的，只是同一片市场



《老中医》海报。

(尚世影业供图)

汪洋里采取不同的姿势罢了，他们蛙泳、仰泳，我潜水。”就是这个甘于潜在水下的高满堂一次次被观众合力托出水面。讲述农民60年变迁史的《老农民》播得火热，2017年新播的二战历史剧《最后一张签证》也口碑上佳，顺便还让陈宝国再登网络热搜。这使高满堂相信，老有老的珍贵。脚踏大地的踏实写作，不会被老百姓抛弃，遵从自己内心那团火的创作，也会得到时间的认可。

这次创作《老中医》，内心的火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虽然中医有段时间面临争议，可一旦真正触摸到中医的脉络，我觉得之前所有的混沌和喧哗都被涤荡、被沉淀。”大约4年前，他为筹备剧本来到常州小住。结果发现，自己打开的是一座何其壮丽的中国传统宝库，“中医的魅力上通天，下至地理，历史、哲学、甚至孙子兵法都有涉猎。”

他用三组短语来小结自己创作《老中医》的心得——“老派传承”“中西融贯”“医者，仁也”。“老派”，某种时候就能形容高满堂的创作习惯。世界天天变，他写作的方法论不变：靠心，靠脚，靠手，为人民抒写。“融贯”与“仁”，都代表了他的眼界与心界，“我不与青春偶像势不两立，年轻时谁都乐见生活的色彩斑斓、奶油香甜，但我们为它付出了多少代价与困惑，更该写出来让人看见。编剧织

不避“新”，打通现实血脉 让情怀不止于传奇

新剧里，高满堂的端庄路子依旧在。题材古朴，拍摄手法扎实，对白雅致。主创们的创作风貌也一如往昔，他自己在常州一住3年，与耄耋医者相交，还请来两位老中医坐镇顾问组。主演陈宝国也研读医书，为了新剧开拍，他还在春节期间瘦身12斤，多了几分道骨仙风。

“任何一个严肃的、正剧剧作家，都离不开历史背景。尊重历史的创作，尊重重大背景的风云激荡，这是老手艺人的情怀。”但这并不等于年过花甲的他落于时代身后。用情怀与手艺去焊接当下，才是立于市场大潮里不倒的要诀。

今年夏天开机时，陈宝国演中医，冯远征有中西医结合的本事，还有人将演庸医、江湖术士。“中医与当代不少事物异曲同工，都有泥沙俱下的一面。既有伟大文化的能量，也有被侵蚀的个体。”高满堂不讳言自己写作时的痛苦，“难！中医专业方面来不得一点闪失，所有大方、小方、诊脉、看病的过程都得严格遵循医理、医谱，不能写飞了、写炫了，那就成了玄学、术数，反而会伤害中医。要真实，但也不能一味高大

全，老气横秋、高高在上地与观众保持距离。”

既从传统的中医瑰宝里生长出来，又不孤芳自赏；既在精神上与匠人对话，又要在写作时与身边的观众热切交融。世上安有两全法？高满堂的解决之道，是在立意上向传统致敬，在结构上与现在靠拢。一部《老中医》的传奇，7位病患，7份医案，人物是延宕的，故事不断刷新。甚至现今社会里有过的那些杂音，比如医患之争、清理门户，也会在医者仁心仁术、人世五味杂陈的剖析里一步步得见分晓。也许，观众后会生出错觉，这七八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的哪家医院里。更特别的还有男一号的出场方式。习见的男一号总是主动登场，迎风而立。但高满堂却让陈宝国被动出场，初时不带英雄气派，但日子久了，故事深了，人物的形象自然深刻起来。

高满堂，始终忠于生活。他说：“别因为年轻而丢了深刻，也别因为经历过岁月风霜就固守过去，优秀的传统思想加有境界的现代启示，现实主义的魅力正在于此。”追逐收视率与市场之外，编剧、影视剧创作者还得为后代留下点好东西，这是高满堂作为一名长者、父亲，对子女、后辈们说的一些掏心掏肺的话。

顶尖“洋医生”受聘沪上公立医院

仁济南院迎来首位外籍执业医师

本报讯（首席记者唐闻佳）近日，美籍神经外科医师 John K.Hsiang 从上海仁济医院南院常务副院长王育手中接过聘书，受聘成为仁济医院南院神经外科执业医师。这是首位在仁济医院执业的外籍临床医师，在上海的公立医院体系中尚属罕见。吸引国际顶尖医生将执业地点放到公立医院里，被视作国内医院国际影响力、软硬件各方面能力不断提升、能与国际“平等对话”的重要标志。

John K.Hsiang 拥有美国普利兹克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持有美国华盛顿州卫生署授予的内科和外科医师许可证，获美国神经科学学会认证。他曾任美国西雅图瑞典医学中心脊柱外科主任、华盛顿州神经科学学会主席，现任上海嘉会国际医院首席医疗事务官。

最近，这名美国医生成功在本市完成外籍医师在华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及备案。“原以为这个过程会比较繁杂，但前后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为他申请到执业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上海医疗国际化的步伐。”王育坦言，多年前，外籍医生来上海的公立医院交流不少，真正

执业的几乎没有，“此番能吸引到美籍医生来执业，说明我们的理念、设施已比肩国际水平。”

John K.Hsiang 是神经外科脊柱脊髓亚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目前他已在仁济南院顺利开展了4台手术。据了解，世界脊柱脊髓外科有两股医学力量并举，一股由骨科专家领衔，注重骨科力学保护；一股由神经外科专家领衔，注重神经功能保护，两个学科各有侧重。这两点对患者都是重要的，因而国际最新趋势是逐步打破两个学科的壁垒，两部分医生的理念也在不断渗透。John K.Hsiang 的加盟，也将带来国际上这一领域的最新理念与做法，助力仁济医院神经外科在脊柱脊髓亚专业领域的专项技术。

“以前我们谈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优秀骨干人才送出去培养。如今，在‘送出去’的同时，我们也欣然看到‘引进来’的好苗头，筑巢引凤的结果是吸引国际一流医学专家加盟，与我们的医生真正深入到科室、手术室，同台治疗，同台交流，这将进一步加快医院国际化进程，引领学科新一轮发展。”王育称。

国内首部罕见病专著及科普光盘在沪问世

上海将建罕见病患者登记系统

本报讯（记者陈青）第十个国际罕见病日将于本月底来临。昨天，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下，国内第一本以临床实例为主的罕见病专著《可治性罕见病》问世，科普光盘《预防罕见病从现在做起（系列片之一）》及罕见病科普读本同步推出。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将开展罕见病患者登记项目。

继去年国际罕见病日申城向社会公布《上海市主要罕见病名录（2016年版）》、《可治性罕见病》的出版将为医务工作者、罕见病患者以及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可治性罕见病》专著中，全国医学界112名专家编写了117种目前可明确诊断、具有可行治疗方案罕见疾病。昨天，安进生物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捐赠150万元，用于支持罕见病患者登记项目，双方签订了“开展罕见病登记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据介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国家已经将罕见病的诊治列为重点发展之一。上海市首个罕见病诊治中心于2015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立以来，共诊治患者1500余例，确诊罕见病近400例，在国内首先报道的罕见病有30余种。而今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将对国家战略，聚焦大病、罕见病的

诊断与治疗。

“正因我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患者人数多、诊疗难，提升罕见病诊治和临床研究的整体水平尤为迫切。”该书名誉主编、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江忠义表示，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统计，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罕见病约占人类疾病种类的10%，只有不到1%的罕见病已有有效治疗方法，给患者家庭造成巨大痛苦。据悉，有鉴于罕见病患者率低且随访困难，建立“罕见病注册登记系统”对于临床服务和研究至关重要。

相关链接

■ 罕见病是发病率低，但病种繁多、疾病严重的一类疾病。目前国际较为公认的罕见病已近7000种，我国尚无罕见病种类的统计数据及病种目录

■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经组织专家论证，于2016年2月首度发布《上海市主要罕见病名录（2016年版）》，纳入血液与代谢、肾脏、免疫、血液、消化、骨骼心血管、五官等系统罕见病计56种，用于本市开展罕见病宣传、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进一步制定罕见病防治的相关政策参考



思南读书会 昨迎三周年

昨天下午的思南读书会三周年活动，现场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赴阅读之约的热情读者，几乎“站无虚席”。活动上，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双月刊《思南文学选刊》创刊号亮相。今年思南读书会再度推出“向读者致敬”环节，评出2016年度荣誉读者1名、年度读者4名。

走过3年的思南读书会累计举办了165期活动，近430名海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在此与读者分享知识、故事与见解。思南读书会累计销售图书近万种、3.5万余册。

左图：《思南文学选刊》主创（中）介绍创作理念。本报记者 叶辰亮 许 旻摄影报道

毕飞宇携首部文学讲稿《小说课》，分享在小说中“找茬”“寻宝”之乐

“我的书房就像军官的作战室”

■本报记者 许旻

“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是糟糕的小说语言

有的小说里会出现这类描述，“某某望着对方，她的脸上露出非常狡猾的微笑。”毕飞宇直言受不了，称这是相当糟糕的小说语言。“作者凭什么说小说人物脸上的笑容是狡猾、奸诈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配合对方做一个狡猾的表情给你看，没有这样的傻瓜。”在他看来，作家即便判断为了好人和坏人，也不要过早地在小说中替读者下结论，这是幼稚的；对小说家来讲，呈现永远是最重要的。

毕飞宇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例，从第16章到第33章，作家哈代不吝用全书三分之一篇幅描绘英国中部的乡下奶场。“阅读中，书房里始终洋溢着干草、新鲜牛粪和牛奶的气味。哈代事无巨细，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写，苔丝如何挤奶、如何把面庞贴在奶牛腹部、如何笨拙，如此这般，苔丝的形象伴随着她的劳动一点一点建立起来。”毕飞宇觉得，当一些小说人物的空洞、不可信，不是作家不会写人，而是作家写不了与人相匹配的劳动。而哈代做到了——写好奶场、写好奶牛、写好挤奶，苔丝就此变成了闪闪发光的一个动词。

从事小说创作逾30年的毕飞宇，

“我就像反刍的牛，热衷品尝每根草的滋味”

如今53岁的毕飞宇，谈起小说充满激情。乐此不疲在小说中“找茬”、“寻宝”的他，又怎能容忍自己作品中出现逻辑错误？所以，毕飞宇坦言，他的书房没那么儒雅，更像一个军官的作战室，“满墙壁都贴了小说人物、大纲、情节提示等。一个人物在小说中出现以后，赶紧在便利贴写下职业、身份，往墙上一贴，然后再写，再往墙上贴。写1个小时故事后，扭过头一看，墙很壮观。”毕飞宇笑言，40岁之前记忆力靠得住，40岁之后再写几十万字的长篇，怕出错，必须这么做。

这个周末，毕飞宇带着新鲜出炉的首部文学讲稿《小说课》，分享了他解读经典名篇时的种种收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在新书《小说课》里有意避免了“学院派读法”，而是以极具代入感、诱惑感的语调向读者传达小说魅力。他坦言，小时候喜欢拆妈妈手表，就是想弄明白“时间究竟是怎么运行的”，这跟赏析小说是一个道理。“我们渴望把生活的秘密找到，解开生活的壳。有位外国作家说，看小说就像剥洋葱，剥到最后是空的，然后两眼泪水，那泪水就是读小说的收获之一。”

450队角逐“头脑奥赛”中国区决赛

本报讯（记者张鹏）第38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本周末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举行。今年有来自上海、北京等14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共450支参赛队参与竞争，其中还包括来自德国、韩国的四支队伍。比赛中产生的各赛区组别的冠军队将有资格参加5月24日在美国谷歌根州立大学举行的第38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决赛。

今年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有6道赛题，它们是《有本事就来抓我们》《奇特的机器人》《古典……来源于OMer的灵感》《套材结构》《超级英雄的悬念》和《搬家》。主办方将活动

内容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奇特的机器人》赛题中，除了让队员们集思广益运用学到的知识设计并制作一个“机器人”，从中学到各种机械、技术本领外，还在解题过程中通过对未来机器人行为能力的思考，培养参赛者更多科技创新意识。

头脑奥林匹克（简称OM）是一项国际性的培养青少年创造力的活动，在中国已开展了30年。活动地区以上海为主，辐射北京、山东、广东、浙江、江苏、西藏、新疆等19个省市区。近年来，全国每年有近100万人次参加，中国学生先后获得50个世界冠军。

体彩公报

超级大乐透第17021期公告	
中奖号码：01+15+17+20+26 06+08	
一等奖 1 10000000元	
二等奖 0 0元	
三等奖 89 92353元	
二等奖(追加) 18 55411元	
三等奖 1053 2783元	
三等奖(追加) 391 1669元	
一等奖基金累积数：3379016481.23元	
排列3第17049期公告	
中奖号码：6 6 5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5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17049期公告	
中奖号码：6 6 5 3 8	
每注奖金100000元	

厚资本轻观众，票房成功学失灵

（上接第一版）便导致观众的渐渐远离。

“票房成功学”引导下的动机不纯，才是最大错误

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李道新，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都没把“生而有错”的帽子扣在综艺电影头上，而是把最大的过错归为“票房成功学”引导下的动机不纯。

在贾磊磊看来，“电影最早从文学、戏剧中汲取养分，渐渐地，真实事件、漫画、音乐、游戏都被拿来改编。若仅仅从潮流迭代、类型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综艺电影的生成有一定土壤。若以多线叙事、段落式表演的呈现方式来评判，综艺电影又与一些综艺节目异曲同工”。但贺岁片有优质的代表，综艺电影却遍地哀鸿，根源在于“综艺电影唯一的卖点就是明星，看中的是粉丝经济”。而放眼如今的市场，明星不缺，缺的是优质内容，这